

关注身边事 诗词有生命

——读李文学诗词作品

□马俊海

近日,原石家庄市诗词协会会长李文学把他最近创作的二十首诗词作品发到石家庄日报“老报人”微信群里,意在落实市诗词协会倡导的让诗词“六进”——进机关、进学校、进工厂、进社区等。我读了这些作品,欣喜之余不禁想动笔评述一番。

李文学的诗词作品我读的不多,仅从这二十首诗作中,已经显示出几个鲜明的特色。

首先,题材大多是写的“身边事”。文学的生活空间大部在家庭社区间,于是“身边事”成了他诗作的主要内容。他的笔触首选身边的普通劳动者和社区百姓。

请看:快递员的五一之歌、你好,快餐店、小区快餐店女工、赞雪夜扫雪人、小区广场见闻、晨练人群等。作者热情讴歌的是快递员、环卫工、早餐店师傅、小区晨练人群。

作者以挚热的感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他笔下的快递员“风生脚下成金曲,千家企盼一肩挑”;写快餐店女工“油条送罢送粥浆,君看队列半街长”;写环卫工深夜扫雪“平畴铺银被,晨起道途通……享此苦中乐,唯我环卫工”;写快餐店“怪道衰翁绽笑颜,小区新增快餐店”。

社区里这些司空见惯的凡人小事,在作者笔下鲜活了,升华了,艺术化了,这一幅幅画面,给人以美感,普通劳动者的美好形象,美好心灵,跃然纸上。

作者不但写身边事,更把目光投向逐步改善的小区环境。

请看:赏春韵:“小区新路敞宽怀,绿柳青杨排对排”。滨河绿地野趣:“鸟儿也爱清幽境,傍我篷沿强作邻”。小区广场所见:“日上林梢鸟鸣喉,轻寒难阻水悠悠”,河畔赏秋:“七色云林映水中,瑰奇美艳两兼融”。

其次,作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为越来越美的城市大唱赞歌。请看浣溪沙·滹沱观景:“非是天堂落此间,母亲河变旧时颜,连环路载大花园,画中痴客不思还。”春节街灯变化有吟:“忆昔琼花绽省城,千人每日费经营。今观数字施魔法,一键敲来夜夜明。”河畔赏秋:“赞声浓似醇香酒,醉得滹沱颊泛红。”

作者发自内心的愉悦、赞颂,让我们每一位居住省城的人感同身受,受到感染,受到触动。的确,省城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越来越美的城市,当你游玩在太平河、滹沱河公园绿地,看到昔日的荒沙滩如今变得色彩缤纷,天蓝水碧,群鸟翔集,林木茂盛,能不发自内心地兴奋激动、与诗人产生强烈共鸣?

第三,作者在关注身边事的同时还身在小区心怀天下,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他的作品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白楼记事”,有激情洋溢的“颂国庆”,有“浪淘沙·赞燃灯校长张桂梅”,有“临江仙·中国高铁”等,这些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祖国、对领袖、对人民爱得深沉、爱得热烈。

李文学是一九六八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退休后,长期担任石家庄市诗词协会会长并主办协会会刊《柏坡风》,他在诗词上的学养、学识有目共睹。他在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追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著名诗人刘章说,我愿做一个探索新诗与旧体诗相融合的过河卒子。从李文学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他在诗作中既坚守了传统诗词的格律美,音韵美,而又不固守格律的束缚,守正创新,特别在语言运用上有许多亮色。“百年工业最堪骄,留得老城根一条”(煤机街工业史展)、“挽紧秋光不许溜”(小区广场),把百姓口语入诗,有形象、有情趣,还有些许幽默,读罢让人莞尔一笑,很有亲近感。“地球疑变小,往返足消魂”(临江仙·中国高铁)、“细草茸茸铺翠茵,闲云戏水瀑声频”(赏春韵),一个“闲”字,一个“戏”字,把“云”与“水”写得何其传神,何其灵动,让人拍手叫绝,读后愉悦之情油然而生。练字练意这是传统诗词的真经,李文学学到了,才写出如此美的语言,美的意境。

“敢从河汉调甘霜”(祈甘霜)、“五洲同赏月,禹甸万家欢。因解月孤寂,驱云飞广寒”(癸卯中秋)这是何等气魄、何等丰富的想象力,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写身边事,抒真性情,写出自我,直通人心。我以为这是李文学诗词创作的大特色。

以下四句诗算是对李文学老友的赠言:

虽已八十老翁,胸中气象万千。

赤诚家国情怀,奉献华美诗篇。

◎开卷有益

以思为明灯 行稳教学路

□郑希波

最近读了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的教育随笔集《教诲漫记》。全书包括了谈教育理念与师生关系的“教育篇”;探讨语文教学策略与艺术的“教学篇”;聚焦教师职业素养与自我提升的“修养篇”;以及补充教育思想和实践反思的“其他篇”四大板块。语言生动,案例真实,字里行间处处都体现了于老师可爱且和蔼的性格,处处都闪耀着于老师关于教育、关于生活的智慧的光芒。

这本书很厚,约76万字,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但它的主要内容却被于老师用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崇拜思考。

于老师不仅是一个“崇拜思考”的呼吁者,更是一个坚定的执行者。书中,于老师用近百个幽默风趣又接地气的教育教学故事告诉所有老师:善于思考、崇拜思考应该是老师们刻进骨子里的品质。

书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小翟是一位做作业极为拖拉的学生。为了让小翟写作业,于老师尝试了“个别谈话”“当众聊天”“个别批评”“当众严厉批评”“与孩子父母沟通”“让孩子父母帮忙管教”……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但依旧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于老师想起了自己曾在教育刊物上读到一篇名为《让学生当邮差》的文章。他灵机一动,基于之前了解到的“孩子的父母很喜欢看电视,甚至常常带着孩子一起看”这一情况,当着小翟的面给她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并请小翟当邮差送到她父母手上。信的大意是:您的孩子很聪明,理解力很强,但是写作业时好分心。请您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这方法果然奏效,小翟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拖拉家庭作业。

接着,于老师又当着孩子的面写了第二封信,依旧让孩子当邮差。信的大意是:感谢您的合作。您的孩子作业完成得很出色。请您注意:如果您的孩子每天晚上在一个小时内还没有完成作业,请立刻让她停止。那说明老师布置的作业太

多了。此信一出,小翟第二天立即跑到于老师面前说:“老师,您的作业不多,我昨天50分钟就做完了,妈妈给看的表!”

虽然我站上讲台已经十余年了,也见到过许许多多优秀的教育案例,但如此别出心裁的教育案例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精彩的教育案例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对付”另外一个同样不写作业但性格和家庭环境与小翟完全不同的孩子时,于老师又动了一番脑筋,采用了“禁止孩子写作业”这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成功地让那个孩子改正了坚决不写作业的习惯。

在教学上,于老师同样是一个将思考这件事做到极致的人。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他的课堂实录,讲的是《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经典文章。课堂的前十几分钟里,于老师只让学生做了一件事:读课文然后在黑板上写下自己找出来的关键词。看着那一堆杂乱无章,毫无联系的关键词,我竟不自觉地于老师捏了一把汗——我实在无法想象面对黑板上的那一堆词语如何组织课堂!

但是,于老师的课不仅讲下来了,而且讲得极为精彩,本课的重点、难点都没落下。于老师之所以能用几个关键词串出一堂精彩纷呈的课,就是他早已对这堂课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思考,因此,任何情况都无法逃出他那无边无际的脑海。而学生上台写关键词这一环节,只是这堂课的锦上添花罢了。

作为一名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一辈子都在思考,思考教育,思考教学,思考学生,思考课堂。至于为什么要坚持思考,崇拜思考,这本书的一篇代序给出了答案:人是在思考中成熟的,教育也是在思考中日臻完善的。

本版邮箱:yzwbmzps@163.com



茶话品书

冬有书香不觉寒

□郭鑫

冬天的太阳,像个温和的老头,慢悠悠地挪着步子,把一层薄薄的金纱均匀地铺在院子的青砖上,铺在那张老旧的藤椅上,也铺在父亲膝头摊开的书页上。风是有的,只是绕过院墙的时候,就懂事地放轻了脚步,只在檐角吹出一点细碎的、若有若无的哨音,怕惊扰了什么似的。

父亲总是趁着这样天气的午后,把那些“老伙计”从箱子里面请出来晒太阳,他说书也会怕冷的,要是让潮气沤着就会生病的,于是那些边角磨破、纸页发黄的老书就一卷接一卷地趴在阳光最好的那一方青砖上,慵懒的样子就像一群打盹的猫儿。空气中飘浮着一股非常特别的味道,那是旧日书本被太阳烘烤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干燥又带着一丝丝甜味的气息,还掺杂着石缝间残雪的气味,一点点渗进人的鼻孔之中,这就是人们说的书香吗?总觉得这个“香”字用得太过文雅了点,倒像是时间本身的气味,安静而坚定地喧嚣的世界远远甩开之后,留下的那一隅被阳光照耀着的宁静气息。

父亲读书的时候总一声不响,有时忽然抬起头来,望着高高的天发愣,眼睛茫然的、空荡荡的,像是从书里出来一样,得一会儿工夫才能认出这个世界的模样,大多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坐着,手指轻抚过纸页,像摸着老朋友的脊背,那沙沙声就成了冬天午后的独一份安心的节奏。我趴在他脚边的小凳子上读自己的书,累了就侧着脸看阳光怎样把他鬓角的几缕白发变成透明的银丝,看他拿书那只手背上淡青的血管像冬天的树叶那样清楚。忽然他“唔”了一声,把书往我这边推了推,用粗大的手指指着一行字,没说话。我凑过来一看,说的是冬夜的事:“雪夜闭门读书,不亦快哉。”我看他,他的嘴角浮现出近乎狡黠的孩子气笑容,眼角的纹路像被风吹皱的池塘,那一刻好像抓住“快”字的边了——不是对抗性的快感,而是与寒冷、与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的暖意。

看久了,眼睛开始泛酸。我合上书页学他的样子抬头,天色正慢慢由澄明的宝蓝变成温柔的鸭蛋青,西边火烧云晕出半透明的,像杏子那样温润的浅黄色,斜斜的日光切过屋脊,恰好洒在那一长溜晒着的书上。那些书页的边角就被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像是自己发着光,“读经宜冬,其神专也”,突然想起清人张潮说过的这句话。此时此刻,万物萧索,心却格外沉寂又专一,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里读过的、浮躁匆忙的文字,这时才重重地落在心上,冷气仿佛是一层透明的茧,把我轻轻包起来,挡住了世间的喧嚣嘈杂,只剩我和文字彼此袒露赤诚的心肠。

母亲端来热茶,白瓷碗里泛着清亮的黄,她没说话,只是把一碗放在父亲手边的小几上,另一碗递给我,茶气缓缓上升,在冷空气里格外清楚,和书香缠在一起,分不清哪缕是醒脑的茶,哪缕是醉人的书。父亲拿起碗,抿了一口,满意地叹了口气,又把目光投向书页。他的身影,藤椅的影子,书的影子,都被拉得很长很长,落在青砖上,就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看着这幅画面,心里突然一动,原来抵御岁月严寒的,并不一定是熊熊的炉火,这一院无声的阳光,几卷沉默的旧书,一个共读的亲人,就足够在心上筑起一个不冷的冬天了。

暮色终于四合,阳光收起它最后一缕金线,父亲起身伸了个懒腰,就开始一本本地收回他的书,他拍掉不存在的灰尘,动作轻缓又带有几分郑重。我把小凳搬回檐下,指尖触到冰冷的木头时才突然惊醒过来,在外面坐着这么久,手脚一直是暖的。

那一缕若有若无的墨香,仿佛还留在空气里游荡,它比阳光更长久,慢慢地渗入衣服的纤维,钻进记忆的褶皱里。我知道,以后许许多多冬天,不管我在哪里,只要静静地想着这个下午,想着父亲膝头展开的书页,想着那一地静静流淌的阳光,寒冷就再也不会侵袭到心里来了。